

王刚文集

秋天的男人

THE AUTUMN
YEARS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剛文集

秋天的男人

THE AUTUMN
YEARS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天的男人/王刚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刚文集)

ISBN 978-7-02-007345-0

I. ①秋…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216 号

责任编辑:周昌义 赵 萍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1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7345-0

定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因忧伤而高贵

——《王刚文集》代序

刘心武

我很少在读了一位未谋面的作家的书后，产生去认识其人的冲动。钱锺书先生说过，你觉得鸡蛋好吃尽管吃，有什么必要非得见那只下蛋的鸡呢？诚哉斯言。但我也偶有例外，一次是在书店立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后，不但觉得非同寻常的好，而且想跟他认识、侃谈，后来他果然应我之邀到我家来，相聚甚欢，以后又在我家楼下小饭馆餐聚过两次，可惜那不久以后他竟溘然仙去，令我神伤许久。另一次，是读了王刚的《月亮背面》，也是托人知会，问能不能来聊聊？他来了，当我由衷夸赞他写得好时，他竟突然失态，眼里涌出泪花来。我跟王小波和王刚约会时，早已是去职赋闲的边缘人物，他们不弃，而且还很重视我对他们作品的反应，这多少令我有些意外。

我欣赏王刚的《月亮背面》，主要是觉得他对所描写的人与事，不仅是熟稔，而且根本就是打那舞台和人堆里滚过来的，因此也就不只是一般的生动、深刻，而可以说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我没有写关于《月亮背面》的文章,但我口荐给很不少人,其中不乏比王刚还小一两茬的年轻人,他们的反应是一致认为过瘾有趣,听到他们发出“投机活,投资死”这类言过其实的读后感慨,我就觉得作为写书的,王刚至少是已经在种豆得豆了。

后来很少听到王刚写小说的消息,也跟他相忘于江湖。

他的长篇小说《英格力士》,我所期望的,是《月亮背面》的续篇,一读,竟不是。可王刚为什么非得照顾不管是来自任何方面的期望呢?他只根据自己内心的冲动来写。这样的写作出发点,使作品一开始便具有了成功的可能。

就人物、故事、细节、对话而言,我并不觉得有多么稀奇。“文革”以及那前后极左当道的大背景里政治与性的双重压抑,不说境外的写作者,就是本土的作家,已经都积累了不少的文本。《英格力士》里写到的婚外恋或者说是婚外的性关系,以及少年从性懵懂到性开窍,实在都太常态。整本书里完全没有性变态,人性恶也都只能算是些小恶,所有的人物都平庸得那么可爱,这多少有些令我意外。可能是王刚只想把这本书写成一部隐去实名的回忆录或者是忏悔录吧,他并没有张开自己本来具有的想象力双翅,我不拘泥这个词,我宁愿用恪守这个语汇——他在把握文本时,是在力图恪守少年的鲜活记忆,他像罗丹从事雕刻一样,在这部书里只是去掉那些他认为多余的东西,让那记忆中的原生态准确地显现出来。这些素材如果让另外的作家处理,或者王刚本人在另一种心境和写作状态下书写,是很容易通过想象与虚构,将人物、情节原型变化得更丰富,更诡谲,也更具前卫性和刺激力的。比如,那位仁慈的英语教师在深重的性苦闷泥潭里挣扎时,他是完全可能在求欢失败、偷窥失算、意淫难补的绝望中,转而从那同性的忘年交方面去真诚而惶恐地寻求代偿的。曹雪芹早借《红楼梦》里贾

母之口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现在书里的英语老师完全是被冤枉的，他站在“我”的肩上并没能窥视到那位美女的胴体，其实，就是他完全看清楚了，并在窥视中禁不住自慰，又怎么着？如果是莫泊桑，或者是列夫·托尔斯泰，会对笔下的这一人物这一情节，持怎样的心怀？如果我们对此的猜测结果还会有所分歧，那么，如果是放在大江健三郎或者奈保尔笔下，我们的答案恐怕就很容易趋于一致了，在所有这些作家的笔下，这位绅士风度的英语教师仍然能保持其令读者心悸的超常仁慈。

作为笼罩全书的意象，那本厚大的词典，以及“英格力士”这个作为书名的符码的意蕴，表达力度都还欠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英格力士”的文化魅惑力，主人公对这一在当时尤具魔鬼特性的魅惑的内心反应，应该有更细化的揭示。这是我未能感到满足的地方。

但我对整部作品的叙述策略，或者说叙述语调，或者根本就不是先理性地加以设定，而是从内心里汨汨流淌出的叙述情调，非常地满足。

这正是我所渴望的，也是我打算向读者推荐的，那贯穿全书的情调，就是忧伤。

有评论家指出，书中英语教师的形象浸泡在仁慈的情怀里，仁慈是高贵的品质，而高贵的品质常需借助忧伤的情绪加以提升。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暴君一旦忧伤，那么或者大赦政敌，或者暂放屠刀。而卑微的存在一旦不知忧伤为何，也可能做出极其残暴的事情来。

作者，也应该就是小说里的“我”，叙述到那位英语教师时这

样写道：“我常问自己：在记忆里，每当面对他的微笑时，为什么你总是伤心？”这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能够忧伤，这人就有福了。

当今世道里，许多人忧而不伤，愁而不伤，恨而不伤，怒而不伤，伤感成了稀罕的生命情绪，正因为如此，《英格力士》具有上个世纪德国史托姆《茵梦湖》那样的适时出现的魅惑力，它能提醒国人：你为什么不懂得忧伤？

忧伤催人忏悔，忧伤促人宽容。忧伤如果不能洁净世界，起码可以洁净自我。一位去世多年的文化界前辈陈荒煤——我不知道如今的年轻人还有几位能知道他是谁，但他在上个世纪曾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对我说过：“我最不喜欢‘淡淡的哀愁’那样的提法。”我不知道“淡淡的哀愁”是谁的提法，但我听到这个提法一点也不反感。陈荒煤年轻时候是位小说家，其《长江上》一篇曾产生影响。他送了我一本“文革”后新印的小说集，读《长江上》，我读出了淡淡的哀愁。他最后一篇小说题目叫《在教堂里唱歌的人们》，尽管他努力地从其文本里剔除忧伤的因子，令其弥漫着豪迈的革命强音，但他那题目就仍然还是引出了我这个读者的淡淡哀愁——就写小说而言，他真是退步得太快了。他没有“身后有余忘缩手”，随着革命的进程，他缩手不再弄小说，成为了主管电影的一位文化官员，但还没等到“文革”正式开始，他就因支持拍摄《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大毒草”而被揪出批判，后来更身陷囹圄，直到“四人帮”倒台才恢复自由并回到文化中心。我跟他结识时，他一定是已经深谙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道理”——就人类诸般情绪而言，若加以政治判断，则忧伤绝非革命所能容纳的情绪，“眼前无路想回头”，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是语重心长地教诲我：莫与“淡淡的哀愁”为伍——危险！止步！

但我却改不了喜欢忧伤的脾性。这句话你也可以视为自我表

扬。当然,忧伤并不能都归结为“淡淡的哀愁”,忧伤情绪也是多元的,非常复杂,相当诡谲。现在谁也不至于因为忧伤,因为追求“淡淡的哀愁”而挨批受罚了,但这一脉情绪因子却成为了稀有,像王刚这样整本地以忧伤述之的长篇小说,似乎也很稀缺。《月亮背面》现在来看仍不过时,但那个文本里没什么忧伤。《英格力士》能够忧伤,我以为是成熟的表现。读这本书而能欣赏忧伤,我以为能接近或进入高贵的心灵境界。

或许会有人问:倘若作家们都忧伤起来,以至影响得社会上也忧伤过甚,那时候你还会激赏忧伤吗?我也会的。因为一种东西忽然变成了一窝蜂、一股潮,那也未见得就是供应过甚,那里面一定会有大量的伪劣品,而从大量被伪劣忧伤掩盖的乱象中识别出真忧伤来,再进行深度鉴赏,其审美愉悦一定会更加浓酽。世道也真有可能会发展到连真忧伤也过多了,那又怎么样呢?我从不回答预言性问题,我对《英格力士》的感想也就说到这里为止。

2004年9月22日写于温榆斋

乐园之中和之外

李敬泽

王刚的小说是一份秘史：关于中国人晚近的历史，关于他们的梦想、欲望、风俗，关于他们心中最好的和最坏的。

他迄今所有的小说放在一起，呈现出清晰的整体性，王刚是一个一辈子只说一件事的小说家，这件事有关“乐园”。

从小说的内部时间来看，他的小说始于《英格力士》，那并非他最早写下的，但那是他整个写作的前提、起点：那个远在新疆——中国的边疆——的少年，在贫瘠的物质生活和狭窄的精神空间中，偶然地爱上了英语：“文明”、“高级”的语言，遥远、广大的“新世界”的语言；当然，在他后来的小说中，这种语言成为了“市场”的语言，成为欲望、财富、自利的语言。

《英格力士》是王刚的小说中最“纯洁”的一部：那个孩子，他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还没有被他的行动所玷污，他怀着人性中最富于诗意的激情：好奇，对另外一种生活、对远方；这孩子在那个自然的、贫瘠的、封闭的世界里怀着梦想。

这是正当的梦想，但是，就在这里，在天山下太阳下的午后之梦，某种危险的、令人不安的因素已在酝酿，王刚对新疆、对少年记忆的描写让人想起乐园——纯真的、未受污染的乐园，但就在这个乐园里，孩子受到了诱惑——英格力士，这是“苹果”吗？这是

对宽阔丰富的人性的隐喻吗？或者是对被欲望所激励又因欲望而受苦的生活的隐喻？

王刚就从这里开始，从“乐园”和“苹果”出发，从语言的变乱出发，一路走去，走向《月亮背面》，走向《福布斯咒语》。

在这个过程中，王刚力图为一代人立传：在东亚诸国，国家的工业化几乎都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告成，这一代是前工业化的一代，是从“乐园”出走，走向新“乐园”的一代，他们大概必定背负“原罪”——不仅是个人经历的原罪，不仅是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的原罪，而且也是精神和诗学意义上的原罪，因为正是他们，以自身的欲望释放了民族的欲望，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将奇观、财富、混乱带给他们的世界，使世界变得不自然或过于自然，他们因此必将支付个人的和历史的代价。

《英格力士》纯真的梦想，最终落向了混浊的《福布斯咒语》，他们被诅咒和责罚，几乎就是一种宏大的命运，他们注定迷失：他们向前飞奔，但也许真的如海涅诗中所说，他们是被海妖罗蕾莱的歌声所迷的船夫。

是否有另外一种可能，他们中是否有人绕过暗礁？我不知道，我猜想，能够绕过暗礁的人根本就不在水上，我只看到，王刚如一个死里逃生、伤痕累累的水手，这个人惊魂甫定，有时亢奋过度，有时极其沮丧，海妖的歌声还在他的梦中回响，但，上帝作证，那声音最初是多么正当而美妙。

写下这一切时，王刚证明了人在历史中、在他的生活中难以言喻的复杂艰难的处境：很难说眼前的一切出于人们的初衷，人们根本不知他们在行动中将迎来什么承受什么，人们甚至无从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个天山下的孩子是善还是恶呢？他的英格力士是魔鬼诗篇还是突如其来的天启？还是在他不知不觉中歌声已

变成了暗礁,而那暗礁在何时矗立,在何地隐藏?

即使看完了王刚的所有小说,我相信你仍然找不到答案,而且可能根本没有答案,这就是人的故事,人的力量和人的软弱的故事,人的善与恶的故事,人的罪与罚的故事。

2009年10月14日下午,就于法兰克福

序《王刚文集》

张颐武

王刚的写作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的部分,他的许多重要的代表作的价值已经为人们所充分了解。在今天他的作品以文集的形式出现,既可以总结他的一段创作历程,也可以让读者对于他多年的创作有深入的理解,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也是他创作生涯的一件标志性的事情。而这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梦”的故事的一个值得我们关切的片段。

王刚和我在我们都还年轻的八十年代后期就已经相识。那时候,王刚还是一个充满了对于文学创作的梦想,希望自己受到社会承认的年轻人。当时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博格达童话》在《北京文学》上发表,责任编辑是我的大学同学,她把这部作品给其时在北大做研究生的我看了。我觉得这是一部独特的作品,其中的感伤的调子、少年人的情怀和新疆的风土魅力让这部作品具有了当时文坛难得的气质。我立即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不久后,王刚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我们聊得很痛快。当时我们都年轻,都有年轻人的志向和期望,所以聊得很尽兴。他讲到了他在新疆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记忆,这一直是他的小说的一个中心主题;讲到了他所渴望的文学的成功。我们此后的接触也很有限,但我一直觉得他的创作是拥有着独特的、不可忽视的位置的。

进入九十年代,王刚开始涉入迅速发展、剧烈变化的市场,做

过传媒的工作,熟悉了在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新的生活形态。看到了光怪陆离,也看到了欲望和梦想的纠结和缠绕;看到了人性的深不可测,也看到了世界的复杂微妙。他可以说就是九十年代中国的“新状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种强烈的对于都市人生和对于资本和财富的兴趣和渴望是王刚直到今天的生活中的焦点。在其他作家越来越倾向于职业的写作的时代,王刚却别有一种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强烈兴趣和投入其中的热情和勇气。他不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的外面的观察者,而是涉入其中的人。这些生活经验其实让王刚有了对于人生的新的体认和感受,也让他有了新的感受力和观察事物的新的角度。从此他个人的对于商海和中国都市生活的体验成了他的小说的另外一个主题。他一方面为欲望所拨弄和激励,对于物质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试图在其中发现和探索人性的奥秘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历史的复杂性。

王刚的一系列小说其实都涉及了这两个主题。一方面,他这些年来的写作不断回溯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时的他在新疆的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和汇合中,在“文革”后期的压抑和匮乏中开始了自己的人生。那些经验都转化成为刻骨铭心的记忆无法遗忘,也成了王刚最受称道和赞赏的小说《英格力士》的主题。这种植根在王刚精神深处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记忆里有温情和诗意,也有压抑和匮乏。这些其实都是王刚的成长故事的核心,他的回溯其实是试图厘清他的自我认同的来源,试图给自己的生命一个认知。他的关于自我成长的小说具有独特的价值。让我们看到了计划经济后期中国生活的独特的风貌,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必然的降临。王刚在这方面的写作我以为是相当难得的。另一方面,王刚的写作始终关注当下中国的发展中的资本的奥秘和他置

身其中的都市生活的奥秘。这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都做了最为深入的探究。由于王刚为资本和财富所吸引,他的观察才格外地贴近;由于他直接地看到了中国财富积累过程的复杂,他的写作才具有一种独特的活力。这些让他的《福布斯咒语》成为中国资本在当下成长的历史的见证。王刚的故事其实都具有他个人的深刻的生命印记。他的小说既见证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成长,也见证了他作为一个生命的成长,而这其实也是中国三十年来的历史变迁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侧面。王刚的小说里总有一种激情的叙述风格,他总是压抑不住表达的欲望,他不仅仅是在陈述故事,而是在挥洒欲望和激情,但他的想象力又始终聚焦在世俗的人生与我们被欲望所拨弄和诱惑的状态之中。他见证资本的成长的同时看到了这成长的活力和凶悍,他迷恋人生的世俗的同时又感到困扰和迷惑。这些都是王刚的小说,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王刚的写作还在延续,我对于他还有像二十多年前我们初次见面时一样的信心。

是为序。

自序

王刚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作家多出自农民。农民的眼光看农民中国，才能看懂，才能看真切，才能会心一笑。所以成名的中国作家多是农民，大作家就更是农民。山东农民、陕西农民、河南农民，都产生了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作家。就连最优秀的先锋派作家，也是出自江浙农民。

因为不是农民，我长年自卑。手握着钢笔，恨不得它就是锄头镰刀一类的农具，替我刨出更大的坑，收获硕大的果实。所幸后来流行“农转非”、“城市化”，又读了也不是农民的张爱玲张大妈，才得到些许安慰并收获少许信心。

我就用非农的眼睛看自己的世界，写出了三部长篇：《月亮背面》、《英格力士》、《福布斯咒语》（上下），一共四本，有空大家可以看看。

目 录

秋天的男人	1
湖南坟园散记	50
太阳的儿女	69
冰凉的阳光	113
红手	169
博格达童话	203
遥远的阳光	248
当一个冬日午	358

秋天的男人

1970年4月的一天，她妈妈在北京一所挺脏的医院里把她生出来。她说一生下来，就对那医院的印象不好，一切都灰灰的，她从那天开始就知道老鼠长的什么样，也知道有一天会碰见我。我有预感，她说。

这个日子是个普通的日子，只要我死了她也死了，就很难再有别人知道。1970年4月，下个世纪的人将怎么看她呢？我觉得她真小。

我们头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本科生的生日晚会上。我跟她跳舞时说：过生日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应坚决予以取缔。她就笑起来。我注意看看她的眼角，没有皱纹，就是眼睛在笑，是小女孩的好皮肤。人类的弱点在那一刻几乎不存在。过了一会儿，我勉强唱了首歌。她说：你们这些人都挺有才的。我说：所以才有些老了。她没听清我说什么，就没吭气。我说：什么时候约你出去玩玩。她说：我挺忙，连星期六都要学吉他，平常课也多，喘不过气来。我就笑笑没再说话。

我老是想告诉你们第一次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那些动机的发展，我说了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约会散步，我还会说说别的，更深层次的第一次。我大概说过她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但我没说过在